

围炉诗话

一
函
四
册



圍爐詩話卷之二

問曰、五言古詩如何、答曰、此體之名失實、入漢固有高澹濃詭二種詩、皆入歌喉、皆在樂府、樂府乃武帝所立官署之名、古詩十九首、謂是古不知何人所作之詩、亦在樂府中、故樂府之青青河畔草、驅車上東門、卽十九首中之第二第十三首、而文選注所引十九首、謂之枚乘樂府也、十九首皆是高澹之作、後人遂以此爲古詩、而以羽林郎董嬌饒等濃詭者爲樂府、後人所見固謬、而此二種詩、終不可相雜也、余友常熟馮定遠、班有

古今樂府論考據精詳而文多難盡載舉其要義曰古詩皆樂也文士之詞曰詩協之于律曰樂後世文士不嫻樂律言志之文有不可入于聲歌者故詩與樂判如陳思王陸士衡所作樂府其時謂之乖調劉彥和以爲無詔伶人故事謝管絃是也樂府之題有可賦咏者文士爲之詞如錢歌諸篇是矣樂府之詞文采可樂文士擬之如相逢行青青河畔草是矣二者乃樂府之別支也七言創于漢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詩有東飛伯勞至梁末而大盛亦有五七言雜用者唐人歌行之祖也

聲成文謂之歌。宋書樂志所載魏晉樂府有歌行行之
爲名不可解。仍其舊而已。亦有不用樂府而自作七言
長篇。亦名歌行。故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爲二也。
今人謂歌行爲古風。不知所始。唐人不然。故宋人有七
言無古詩之說。齊梁之前。七言古詩有東飛伯勞。盧家
少婦二篇。不知其人。代故曰古詩。或以爲梁武帝。蓋誤
也。唐初盧駱所作。有聲病者。是齊梁體。李杜諸公不用
聲病者。乃是古調。如沈佺期。盧家少婦體。同律詩。則唐
樂府亦用律詩也。才調集目錄云。古律雜歌詩一百首。

古者五言古也。律者五七言律也。雜者雜體也。歌者歌
行也。此是五代時書。故所題如此。最爲得之。今亦鮮知
者矣。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
行之類。多言當時事。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于古
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
製詩以協于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
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咏古題六也。并少
陵之新題樂府而爲七。古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
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

吳歌皆樂府之餘也。樂府不難知，而後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歌行，昶述騷雅，下迄齊梁，七言無所不包。竒中又竒，而字字有本，諷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爲法。樂府本詞多平美，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聲，牙不可通，由樂人于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填，至有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麟乃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者，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陳子龍輩效之，讀之令人笑來。王元美論歌行云：內有竒語，奪人魄者，直以爲

歌行而不知其爲儷古樂府也。樂府詞體不一。漢人承
離騷之後。故歌謠多奇語。魏武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
而史志所載。亦有平美。如班婕妤團扇。青青河畔草。皆
樂府也。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則十九首亦樂
府也。伯敬承于鱗之說。遂謂奇詭聱牙者爲樂府。平美
者爲詩。至謂古詩某篇某句似樂府。樂府某篇某句似
古詩。謬之極矣。樂之大者惟郊祀。渠乃曰樂府之有郊
祀。猶詩之有應制。何耶。李西涯之樂府。其文不諧金石。
則非樂也。不取古題。則不應附于樂府。又不咏時事。則

不合于漢人詩謠及杜陵新題樂府當名爲詠史乃可
夫詩之爲文一出入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輕重無準
惟取達志李氏之詞引繩切墨議論太重文無比典非
詩之體也

此語歷六百年來
惟定遠言之耳

而序譏太白用古題過

矣其集古詩多可觀惜哉無是可也古來言樂府者惟

宋書最詳整其次則南齊書隋書及晉書皆不及也郭

茂倩樂府詩集爲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白而

無遺誠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左克明樂府只取堪

作詩料者童蒙所讀也楊鐵厓樂府其源出于二李杜

陵有古題有新題文字自是翔體頗傷于怪然篤而論之不失爲近代高手太白之後亦是一家在作者擇之今之太常樂府用詩黃心甫扶輪集敘云今不用詩非也史概所載乃元曲調唐樂府亦用律詩而李義山又有轉韻律詩杜牧之白樂天集中律詩多與今人不同瀛奎律髓有仄韻律詩嚴滄浪云有古律詩今皆不能辨矣

問曰定遠好句如何答曰好句何足以論定遠宏嘉人豈無好句耶唐人妙處在于不着議論而含蓄無窮定

望名似佳
洋山八桂

似旌收齋

此名太清珠
問陶即能為
之有阿好者

遠有之其詩曰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迴潮當年最憶姚斯道曾對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盡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脣日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還蒼翠虛對圍棋憶謝元馬阮四鎮事盡在其中又有云席捲中原更向吳小朝廷又作降俘不為宰相真閒事留得丹青夜宴圖以韓熙載寓譏刺時相也又有云王氣消沉三百年難將人事盡憑天石頭形勝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孫仲謀寓亡國之戚也所謂不着議論聲色而含蓄無窮者也論定遠詩甚難若直言

六百年無是詩聞者必以爲妄若謂六百年中有是詩則詩集具在有好句之佳作有之未有無好句之佳作如定遠者也問曰二十年前葉文敏公題兩先生詩草有邢夫人見尹夫人之句人久以爲定論今之推重定遠如此得毋自以爲地平答曰心實讓焉何自爲地有好句之詩不讓定遠者何獨不佞無好句之詩他人不敢相強余則實不敢與之並轡十年以前猶無此意近日識見稍進故如是耳孰有無端退屈者乎此中甘苦心自知之如張承吉詩云馬嵬宮柳正依依重見鑿興

承吉以香虎
乃曰獨之在
長性動靜皆
以一身之喜以
等亦有由甚後
而名曰天下之
黑眼兒在後隨
三百篇之義
矣

幸蜀歸地下阿環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一往讀之似輕薄。謔笑夫僖宗之西狩。由奄人田令孜致之。承吉詩不言令孜而其意自見。此唐人能事也。見唐人意者。尚不能作唐人詩。定遠四絕句。能作唐人詩者也。問曰。先生近日所進如何。答曰。向者謂古詩唐詩各自成體。作唐體者不受困于宋明。卽得成詩。今知不然。漢魏詩如手指屈伸分合。不失天性。唐體如足指少陵丈夫足指。雖受行滕不傷跬步。凡守起承轉合之法者。則同婦女足指。弓彎纖月。娛目而已。受幾許痛苦束縛。作得何

事唐詩尚不稱余意。何況定遠。又况自所作者。而欲爲之地耶。直是前步既錯。末如之何耳。猶憶四十年前見賀黃公銅雀臺妓詩云。閒撫金爐嗟薄命。八年兩度見分香。其刺子桓隱而切矣。定遠敵手也。

詩至十九首。方是爛然天真。然皆不知其意。以辭求意。其詩全出賦義。乃得兼有比興。意必難知。

蘇武李陵詩。余疑是漢人送別之作。托名蘇李。詩之敘景。必不絕遠。而蘇詩有俯視江漢流。行役在戰場。何也。李詩亦不似二人情景。

焦仲卿妻詩。干濃詭中又有別體。如元之董解元西廂
今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也。

魏武終身攻戰。何暇學詩。而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
及。

魏文帝劉勰妻二詩。及折楊柳行。思無邪。而詞溫厚。三
百篇之遺聲也。西北有浮雲。宜是爲中原人流寓江南
者作。

王粲從軍詩曰。討彼東南夷者。乃建安十三年戊子曹
操敗于赤壁事。故又曰。白露沾裳衣。愁思當告誰也。其

是得此詩有
信是乃子桓也
少中壽痛而
信身勿有後
在口也

曰相公征關右者乃建安十六年操平韓遂馬超故又曰拓地三千里也其曰相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者當是十八年進軍濡須相守一月退軍之事故又曰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也赤壁濡須事措詞得體

凡擬詩之作其人本無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爲之詩如擬蘇李送別詩及魏文帝之勳妻者最善其人固有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其詩如文通之于阮公子瞻之干鴻明者亦可十九首之人與事與

意皆不傳擬之則惟字句而已皮毛之學兒童之爲也
阮籍郭璞詩有憂時慮患之意文通所擬皆失之

阮公咏懷詩云駕言發魏都是司馬未篡時所作又曰
修竹隱山岑射干臨增城是爲曹爽賈允其曰葛藟延
幽谷必言夏侯元荀勗輩也又有曰一身不自保何況
戀妻子言羅禍者且自危也阮公一生長醉而詩不言
酒傅元詩云秋蘭豈不芬鮑肆亂其旁必說時事郭璞
遊仙詩有逸翮思拂霄一篇是悵鬱語可見遊仙是托
方外以自遣也

沈約生平少年日、柳惲汀洲采白蘋二篇、可以繼美十九首、

揚素詩樸勁不似隋人、

選體之名最爲無識、西漢至宋齊詩皆在文選中、以何者爲選體、

貞觀至景龍之五古、嚴爲汰擇、有善者止百篇、

張曲江五古勝于燕公、晚唐人詩之得理者不下于曲江、而措詞太遠、

陳伯玉詩之復古、與昌黎之文同功、盧照隣咏古詩似

子美王適古離別似排律

陳伯玉之故人洞庭去、薛稷之秋日還京詩、魚山亭詩、五古之至善者也

王右丞五古盡善盡美矣、觀別者篇可入三百、孟浩然五古可敵右丞、儲光羲詩是沮溺丈人語、高達夫五古壯懷高志、具見其中、子美稱岑參識度清遠、詩詞雅正、杜確云岑公屬詞尚清、用志尚切、迴拔孤秀、出于常情、王昌齡五古或幽秀、或豪邁、或慘惻、或曠達、或剛正、或飄逸、不可物色、李頎五古遠勝七律、常建五古可比王

龍標崔顥因李北海一言、殷璠目爲輕秀、詩實不然、五古竒崛、五律精能、七律尤勝、崔曙五古載英靈集者、五篇高妙沉着、殷璠謂其吐詞委婉、情意悲涼、未盡其美、璠謂薛據骨鯁有氣魄、斯言得之、陶翰詩沉健、真慻高曠、俱有之、璠又謂劉慎虛情幽興遠、思苦語竒、得其真矣、餘如張謂、邱爲、賈至、盧象、諸君俱有可觀、合于李杜、以稱盛唐、洵乎其爲盛唐也、錢起、韋應物體格稍異矣、

儲不做陶、而興趣酷似、龍標、姦雄乃得志、篇必爲曲江

安祿山而作

太雅久不作諸詩非太白斷不能作子美亦未有此體上之回剌學仙也妾薄命刺武惠如之專寵也太宗武功最大高宗孱主猶蒙其餘威以下高麗塞上曲美太宗也邯鄲才人身去而心不忘宗國也月下獨酌詩月既不解飲是敷衍似宋詩送裴十八之歸時莫洗耳四語亦是敷衍無味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思無邪而詞清麗妙絕可法

咏懷北征古無此體後人亦不可作讓子美一人爲之

南山之身以格
李力之意此在
近可惜一三及近
之身肉入海三
市道論及及四南
非之身起身
所到往句格色
禽之德者耳性
自可想且迫切
未是在病此必
欲少德德切切
為主以卷一者能
得而已

可也退之南山詩已是後生不遜詩貴出于自心咏懷
北征出于自心者也南山欲敵子美而覓題以爲之者
也山谷之語只見一邊

詩貴和緩優柔而忌率直迫切元結沈千運是盛唐人
而元之春陵行賊退詩沈之豈知林園主却是林園客
已落率直之病樂天雜興之色禽合爲荒政刑兩已衰
無名稅之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
化爲塵輕肥篇之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買花篇之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等率直更甚東野列女操遊

吳內翰
以此爲
一節也
若解

子吟等篇命意真懇措詞亦善而秋夕貧居及獨愁等
皆傷于迫切韋蘇州寄全椒道士及暮相思亦止八句
六句而詞殊不迫切力量有餘也賈島之客喜寄遠古
意與東野一轍曹鄴于漬聶夷中五古皆合理而率直
迫切全失詩體梁陳于理則遠于詩則近鄴等于理則
合于詩則違宋人雖率直而不迫切

杜確云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
始爲輕蕩綺靡之詞名曰宮體厥後沿襲務于妖艷謂
之摛錦布繡其有欲尚風格頗有規正者不復爲當時

所重諷諫由此廢闕

詩法源流云詩者原于德性發于才情心聲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學而神意不可學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詩子美自有子美之詩昌黎自有昌黎之詩其他如陳子昂王摩詰高岑賈許姚鄭張許之徒亦皆各自爲體不可強而同也

又云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于達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詩主于議論故于三百篇遠古詩于三百篇近唐詩于三百篇遠

太白云梁陳以來艷薄殊極沈休文又尚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梁陳謂宮體以下非謂陶謝諸公也林文聲律謂平仄也

五言古詩須去其有偶句者而論之以自西漢至中唐爲全局猶七言律詩以自初唐至晚唐爲全局也漢魏五古之變而爲唐人五古欲去陳言而趨清新不得不然亦猶七律初盛之變而爲中晚唐不得不然也

宏嘉人惟見古人皮毛元美倣史漢字句以爲古文于鱗倣十九首字句以爲詩皆全體陳言而不自知覺故

仲默敢曰古文亡于昌黎于麟敢曰唐無古詩也此與
七律之暗盛唐而譏大歷以下者一轍去有偶句者以
其爲唐體之履霜也去晚唐者晚唐已絕也

詩之關係名教風化者非五古不可其貴重可見

柳子厚芍藥詩曰歆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近體中好
句皆不及可見體物之妙古體勝唐體

古體寧如張曲江韋蘇州之有邊幅子美之古詩只可
一人爲之子瞻古詩如搓黃麻繩百于尺子瞻極重韋
柳而自作殊不然何也

唐體詩有涯涘。後之作者。患在薄弱。不患泛濫。古體詩無涯涘。後人泛濫之弊。遂同于五七字爲句之文。簡貴二字。時刻須以自警。

詩法須自十九首方爛然。天真。唐詩已是聲色邊事。况宋元明耶。

六朝尚有本非詩人。偶然出語絕佳者。如劉侯云。城上草托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十三字說身境心事。如見以六朝詩法寬故也。唐詩韻狹。有平仄拈。須對偶。故非老手不佳。

此下所引各處
多花多已見于
前卷不載何
以重核其也

馬定遠曰。五言雖始于漢武之代。而盛于建安。故古來論者。止言建安風格。至黃初之年。則諸子凋謝。止有子桓。子建。不須贅言黃初體也。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朓。一時有盛名。始拗聲病之論。以爲前人所未發。文體驟變。皆避八病。一簡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間。輕重悉異。其文兩句一聯。四句一絕。聲韻相避。文字不可增減。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沈宋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始法阮公爲古體詩。唐因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齊時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帝不

知四聲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嚴滄浪何以混言齊
梁諸公元長元暉沒于齊朝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
孝綽並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而其體直至唐
初也白太傅尚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
律詩既盛齊梁體遂微後人不知咸以爲古詩

又云古詩之視律體非直聲律相詭也其筋骨氣格文
字作用亦迥然不同然亦人人自有法無定體也陳子
昂上效阮公爲千古絕唱不用沈宋格調謂之古詩唐
人自此有古律二體云古者對近體而言也古詩十九

首或云枚叔。或云傅毅。詞有東都宛洛。鍾參軍以爲陳
王。劉彥和以爲漢人。旣人代未定。但以其是古人之作。
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古詩之式。必當如是也。李于鱗
云。唐無古詩。陳子昂以其詩爲古詩。全不通理。如律詩
始于沈宋。開元天寶已變。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
其律詩爲律詩乎。子昂法阮公。尚不許是古詩。則于鱗
之古詩。當以何時爲斷。若云未能似阮。則于鱗之五古。
視古人定何如。

又云古詩十九首。機杼甚密。文外重旨。隱躍不可把握。

李都尉詩皆直敘無作用。尤爲古朴。江淹所擬從軍一篇最合。嚴滄浪都不解此。

又云。潘張左陸以後。清言旣盛。詩人所作。皆老莊之讚頌。顏謝鮑出。始革其制。元嘉之詩。千古文章。于此一大變。請具論之。漢人作賦。頗有模山範水之文。五言則未有。後代詩入之言山水。始于康樂。士衡對偶已繁。用事之密。始于顏延之。後世對偶之祖也。三百篇言飲酒。雖曰不醉無歸。然亦合歡成禮而已。彼醉不臧。則有沉湎之刺。詩人言飲酒。不以爲諱。自陶公始之也。國風好色。

而不淫。

朱子始以鄭衛爲男女相悅之詞古寔不然。

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

言旣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玉臺新咏所載可見。至于沈鮑文體傾側。宮體滔滔。作俑于此。永明天監之際。鮑體獨行。延之康樂微矣。嚴滄浪于康樂之後。不言延之。則梁人之。又不言沈謝。則齊梁聲病之體。不知所始矣。不言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知其所法矣。雖言徐庾。亦忘祖也。于時詩人灼然自名一體者。如吳叔庠。邊塞之文所祖也。又如柳吳興。劉孝綽。何仲言。皆唐人所法。何以都不及。子美頗學陰。

何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子堅之體亦不可缺。齊梁以來。南北文章。頗爲不同。北多骨氣。而文不及南。鄴下才人。盧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譽。自隋煬有非傾側之論。徐庾之文。少變于時。文多雅正。薛道衡氣格清拔。與楊素酬唱之作。義山極道之。唐初文字。兼學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

又云嚴滄浪云。玉臺徐陵所集。漢魏六朝詩皆有之。人謂纖麗者爲玉臺體。其實不然。班按梁簡文在東宮。命徐孝穆撰玉臺集。其序云。撰錄艷歌。凡爲十卷。則專取

陸士衡擬古詩
正及之

艷詞明矣。其文止于梁朝。非六朝也。

又云。陸士衡擬古詩。江文通擬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龍。急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詩。牀上安牀。惟見怯處。種種不逮耳。然前人擬詩。往往只取大意。不盡如陸江也。

又云。南北朝人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亦通謂之文。唐自中葉以後。多以詩與文對言。愚按。有韻無韻。皆可謂之文。緣情之作。則曰詩。詩者思也。情動乎中。而形乎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歌之。有美。

有刺所謂詩也。不如是則非詩而爲有韻之文耳。禮記有湯之盤銘。孔子之誥。左傳有卜筮繇詞。皆有韻。而三百篇中無此等文字。可知古人自有阡陌。不以爲詩也。又云漢人碑銘多謂之詩。體相涉耳。非詩也。

又云賦出于詩。故曰古詩之流也。漢書云屈原賦二十五篇。史記云作懷沙之賦。則騷亦賦也。宋玉荀卿皆有賦。荀賦便是體物之祖。賦頌本詩也。後人始分屈原有橘頌。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賦不同也。

極其多道
笑耶

又云宋人作着題詩不如唐人咏物多寓意有興比之體

又云敖陶孫器之評詩如村農看市都不知物價貴賤其論子建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只此一語知其未曾讀書也

又云雅頌多艱深國風則通易風或出于里俗雅頌必朝廷作者爲之雖有寺人孟子輩然皆列于雅亦必是當時能文者尚是朝廷文字語多難解非特古今言語不同蓋古之文人煅煉文字其體如此不以平易者爲

善也。孔叢子中已有明說。

又云古詩法漢魏。近體學開元天寶。如儒者之學周孔也。近世惡王李者。并此言而排之。過矣。顧學之何如耳。學王李者。乃自許漢魏盛唐。輪扁必笑之。

又云看齊梁詩。看他學問源流。氣力精神。有遠過唐人處。或問如何是謝朓驚人句。答之曰。叔源失步。明遠變色。

又云錢牧齋教人作詩。惟要識變。余得此論。自是讀古人詩。更無所疑。讀破萬卷。則知變矣。喬曰。皎然詩式言

老生見不生
帝後見少後

作詩須知變復。蓋以返古爲復。以不滯爲變也。金正希
舉業之于王濟之。最得此意。變而不復。成宏至啟禎矣。
定遠見處實勝。定水翁見者。每惑于名位。

馮定遠又云。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皆與古人相應。
一也。博識多知。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
下筆知取舍。三也。

嚴滄浪云。行行重行行。自越鳥巢南枝。以下玉臺別作。
一首定遠云。北宋玉臺正本止作一首。永嘉陳玉甫本
誤耳。

嚴滄浪云仙人騎白鹿篇余疑迢迢山上亭以下其義
不同當別爲一篇郭茂倩不能辨也定遠云此本二詩
樂工合之耳樂府或于一篇止取半首或合二篇以爲
一或一篇之中增損其字句蓋當時歌謠出于一時之
作樂工取以爲曲增損之以協律故陳思王陸機之詩
時人謂之乘調未命樂工也具在諸史樂志滄浪不省
而譏茂倩文人譏訶前人處須細細點勘不可隨人步趨
五絕卽五古之短篇如嬰兒嚔笑小小中原有無窮之
意解言語者定不能爲

詩至于五絕。而古今之能事畢矣。竊謂六朝三唐之善者。蘇李猶當退舍。况宋以後之人乎。以此體中才與學俱無用故也。

此種語言有
此等見解
如
五絕仙鬼勝于兒童女子。兒童女子勝于文人學士。夢境所作勝于醒時。

崔國輔魏宮詞。妙在意深。而崔顥長干曲云。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絕無深意。而神采郁然。後人學之。卽爲兒童語矣。

丁仙芝採蓮曲。五絕句也。品彙聯爲一篇。收之五古中。

王維山出松石
蘇詩之絕句
乃可學中書
先四對

誤也。此詩落想最爲飄忽。如云因從京口渡，便報邵陵王。何處得來。

五古五絕亦可相收放。高適哭梁少府詩只取前四句，卽成一絕。下文皆鋪敘也。

解大紳應制題畫虎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迴顧。時文皇以高煦譖，意不快于東宮。見詩釋然。詩如此善矣。

婦人詩如崔鶯鶯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劉采春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

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借問東園柳枯來有幾年自無
枝葉分莫怨太陽偏那年離別日只道住桐廬桐廬人
不見今得廣州書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上
望錯認幾人船侯夫人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
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宮女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
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鮑令暉云桂吐兩三枝花
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沈倩云獨自憑樓
望霏霏細雨來桃花如有意恰對小窗開

仙鬼及夢中之詩如云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

一夜雨腸斷木蘭歌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
誰同研花帽一曲舞山香又有云午睡醒來晚無人夢
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又云點點愁侵骨綿綿
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多情又云不信心相憶絲
從鬢裏生閒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又云命笑無人笑
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又云楚水平如
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又云河漢已
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別又云海門
連洞庭一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又云紅

葉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作四字詩，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
耳。太平廣記載劉渢宿山驛，月明有數女子自屋後出，
命酌庭中，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
終。綠尊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山谷子瞻
謂爲鬼中子建，又有一篇云：玉戶金缸，願晤君王。邯鄲
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姬，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
粧，王歡瞻盼，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子瞻謂邯
鄲宮中金石絲簧二句，不惟人不能作，知之者亦極難。

得誠然誠然孟德英雄。此女貴姬。各言其實境。不受東縛耳。

問曰。七言古詩如何。答曰。盛唐人山奔海立。掩前絕後。此體忌圓美。平行。又不可槎枒。猗猗。初唐圓美白。傅加。以平衍。昌黎稍槎枒。劉義淨。獐。盧仝。牛頭。阿旁。杜默。地獄。餓鬼。

詩忌出正面。七古尤甚。

初唐七古多排句。不如盛唐無排句而矯健。中唐此品遂絕。何況宋明。

長篇結緊方收得住。結前若緊結却宜寬。

長詩宜于趨承貴要。故世事之用非五排卽七古詩那得佳。

七古須于風檣陣馬中不失左規右矩之意。

五古易于冗七古易于濫。

長篇于意轉處換韻則氣暢平仄諧和是元白體高適燕歌行云漢家烟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縱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

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
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鬪兵稀身當恩
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
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
搖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
夜傳刁斗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
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詩之繁于詞者七古五
排也五排有間架意易見七古之順敘者亦然達夫此
篇縱橫出沒如雲中龍不以古文四賓主法制之意難

見也四賓主法者一主中主如一家惟一主翁也二主中賓如主翁之妻妾兒孫奴婢卽主翁之分身以主內事者也三賓中主如主翁之朋友親戚任主翁之外事者也四賓中賓如朋友與主翁無涉者也於四者中除却賓中賓而主中主亦只一見惟以賓中主勾動主中賓而成文章八大家無不然也燕歌行之主中主在憶將軍李牧善養士而能破敵于達夫時必有不恤士卒之邊將故作此詩而主中賓則壯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

勲四語是也

豈顧勲卽死是戰士死功是將軍功之意

其餘皆是賓中主自

漢家烟塵至未解圍言出師遇敵也此下理當接以邊庭云云但逕直無味故橫間以少婦征人四語君不見云云乃出正意以結之也文章出正面若以此意行文須敘李牧善養士能破敵之功烈以激勵此邊將詩用興比出側面故止舉李將軍使人深求而得故曰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王右丞之燕支行正意只在終知上將先伐謀法與此同右丞之隴頭吟却又不然起手四句是賓關西老將不勝愁六句是主主多于

實乃是賦義

王翰古長城吟只取後四句可作一絕句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正意只在不知乘月幾人歸郭元振古劍篇宋之間明河篇正意皆在未四句劉庭芝擣衣篇通篇是賦

王勃滕王閣詩直是譏刺閣都督畫棟以下皆言富貴之不久長也今閣上有帖子是畫棟二句却是寫景有繁華氣象詩未必如是也

王宏從軍行正意在殺身為君君不聞可憐少年秦王

築城皆實也。結宜用四句，則不迫促。

宋之問放白鵬篇，正意在末四語，以其寂寥，故以綠綺作伴。著書云云，亦是橫閒之語，與達夫燕歌行中之少婦城南同法，起手先出琴側面也。

岑參蓋將軍謔，直是具文見意之譏刺。通篇無別意，故也。走馬行，以刺妄奏邊功者。

喬知之綠珠篇，有作絕句三首者，觀其正意，在末二句，是七古體，非必三絕句也。

右丞桃源行，是賦義，只作記讀。老將行，起語至數奇，是

興自從下是賦賀蘭下以興結寒食城東卽事若將次
聯意作流水聯卽是七律

岑參赤驃馬歌前念五句皆言衛節度而帶及馬末三
句言馬而帶及衛節度得賓主映帶法

李頎送李十四應酬詩也

崔顥邯鄲宮人怨自比也

讀張謂杜侍御送貢物及代北州老翁其人子美之流
太白云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無餘味襄
陽歌無意苟作聽新鶯歌首敘境次出鶯次以鶯合境

次出人次收歸鶯而以自意結甚有法度

子美白紵行意在末四句驄馬行與岑參赤驃馬歌意異格同兵車行正意在中間君不聞數語而信知生男下以渾語作結哀王孫亦然哀江頭正意在清渭東流二句陳陶斜之敗不爲房瑄諱故曰詩史子美如蘇端薛復篇言飲酒者不多而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盃宛似太白語洗兵馬行是實賦短歌行贈王郎似太白詩丹青引結處自傷也古柏行結處比賢士亦自比也釋悶天子亦應下必是譏李輔國

錢起送鄔送傅送崔皆應酬詩韓翃寄哥舒亦然

昌黎董生行不循句法却是易路石鼓歌子瞻能爲之
張籍王建七古甚妙不免是殘山剩水氣又苦咽

連昌長恨琵琶行前人之法變盡矣

馮定遠云七言歌行盛于梁末梁元帝爲燕歌行羣下
和之有燕歌行集其書不傳名見鄭樵通志

北朝盧思道從軍行全類唐人歌行矣唐開元中王摩
詰之七古尚有全篇偶句者高常侍盡改古格太山遠
憲詩騷近法鮑明遠而恢廓變化過之雲蒸霞蔚于載

以來莫能逮矣。辭多風刺，小雅離騷之流也。老杜創爲新題，直指時事，一言一句皆關世道，遂爲歌行之祖，非直變體而已。

古入七言歌行，止有東飛伯勞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有燕歌行。至梁元帝亦有燕歌行。盧思道有從軍行，皆唐人歌行之祖也。

梁末始盛爲七言詩賦，今諸集皆不傳。類書所載可見。王子安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皆徐庾文體。王弇州楊升菴不知，皆以爲歌行。弇州云以爲賦，則醜誤矣。

七絕是七古之短篇以李杜之作一往浩然爲不失本體

王龍標七絕如八股之王濟之也起承轉合之法自此而定是爲唐體後人無不宗之

七絕乃偏師非必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有或鬪山上或鬪地下者

七絕與七古可相收放如駱賓王帝京篇李嶠汾陰行王泠然河邊枯柳本意在末四句前文乃鋪敘耳只取末四句便成七絕七絕之起承轉合者衍其意可作七

律七律亦可收作七絕

七絕唐人多轉宋人多直下味短

劉夢得李義山之七絕那得讓開元天寶

岑參凱歌第二三句云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

閣待竟似平偶何也

五排卽五古之流弊也至庾子山其體已成五律從此

而出排律之名始于品彙唐人名長律宋人謂之長韻

律此體無聲病者不善如唐太宗正日臨朝等虞世南

慎刑蘇味道在廣皆不發調陳拾遺白帝峴山二篇古

古律出五古
此從五律推
換少不與古
長律例是如
此

五律
此律
出此
律心
古人所
不知也

厚敦重足稱模範

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此體詩凡臺閣山水行旅關塞贈餞方外無不極佳

長篇須有間架以杜氏祖孫二詩爲法審言和李嗣真奉使存撫河東敘事之有間架者也起手八聯寬衍大局也已屬羣生泰以下出朝廷存撫之意卽出嗣真也城闕周京轉以下出河東也昔出諸侯靜因河東爲高祖興王之地而追敘之也隱隱帝鄉遠以下敘嗣真之奉使也雨霈鴻私滌以下實敘存撫之事也殺氣西衝

白以下暢言旁及也。緬邈朝廷問以下敘嗣真之眷注才學也。澄清得使者一語完奉使之事也。莫以崇班列以下自托也。末聯總收前文也。子美上韋左丞詩人誤置之古詩中實排律言情之有間架者也。黃山谷所說最善。起手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是一篇正意。畧點出作眼故令韋靜聽而具陳之。如出題甫昔少年日以目破題也。下言儒冠之求志也。此意竟蕭條以下言誤身也。意舉而文備。宜乎有是詩矣。是詩獨獻于韋者。以厚愧真知在讚誦佳句也。大臣職在薦賢。不徒愛士。故效貢禹之

彈冠而走跋涉也。知韋不能薦，故欲去秦也。臨去有倦
倦之情，故托意于終南渭水也。去不可以不別，知交故
曰常思報一飯。況懷辭大臣也。一去不可復見，故結語
云云也。余謂山谷之說是詩極善。然宋人知賦而不知
興比，用興比則有縱橫出沒，與此二篇不同。韋左丞名
濟，山谷以爲見素。

兼興比者，如義山聖女祠詩云：杳藹逢仙跡，蒼茫滯客
途。何年歸碧落，此地向皇都。消息期青雀，逢迎異紫姑。
腸迴楚客夢，心斷漢宮巫。從騎栽寒竹，行車蔭白榆。星

娥一去後月姊更來無寡鵠迷蒼壑羈鳳怨翠梧惟應
碧桃下方朔是狂夫首句出題也次句自述也三句言
聖女也四句又自述也消息二句讚聖女也腸迴句謂
異于襄王之媠侮心斷句言不同巫蠱之狂邪尊聖女
也從騎二句又自述行踪興也星娥月姊比聖女之不
可得見也寡鵠言想念之切也結用方朔以王母比聖
女也此本虛題不可全用賦義故雜出興比以成篇其
間架亦不得如前一詩之截然也

元宗排律遠勝太宗

盛唐排律聖也子美神也說子美則諸公自見元元廟
云配極元都闕憑高禁禦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
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
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
龍衣千官列雁行冕旒皆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
影紅梨迴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甲周憲
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方盧德水云唐自
高祖追崇老子爲祖天寶中現象降符不一而足人主

崇信極矣。此詩直紀其事以諷也。配極四句，譏其用宗廟之禮。碧瓦四句，譏其宮殿踰制。世家遺舊史，謂開元中，敕升老莊爲列傳之首，而不能改易子長舊史。道德付今王，謂元宗親注道德經，直崇元學。畫手以下，謂世代寥廓，而畫圖親切，冕旒旌旒，同兒戲也。身退以下，謂老子之要在清淨無爲，卽今不死，亦當藏名養拙，豈肯憑人降形，以博人主之崇奉乎。此詩極意諷諫，而詞語渾然，德水讀書，眼光透過紙背者也。余謂谷神二句，謂老子若有神，捨此廟尊崇之地，更居何方乎。前極嚴重。

故以謔語爲結。此詩得德水發明，聖人復起，必收之三百篇中。

重經昭陵詩，前四聯敘太宗功德，繁簡得中。後二聯以昭陵作結。此詩極其典重。鍾伯敬以爲悲涼，非也。贈鄭諫議十韻，前四聯讚美諫議，中三聯自敘，後三聯自托。遣興詩前二聯敘驥子，世亂下三句敘其依母在家中。烏道句轉出，已不得見。天地聯敘隔絕，結言得見爲幸。爲難傷春云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譏姑息也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憂根虛而尾大也。結言不用賢人。

也春歸云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直是無可如何悲
憤之極贈王侍御四十韻起手敘離合之情錦里下粗
自述客卽下言與王之交情粗飯下細自述溯口下敘
侍御之勝境山陽下敘主賓樂事農月下言須別去列
國下出素心洗眼下了寧珍重之辭遣悶呈嚴二十韻
起手六聯自述兼及幕府疇昔二聯敘得入幕露浥下
言出幕還家束縛下又言入幕不成下有不能任職之
意行次古城詩起手二句是破題白屋三聯述道路景
物王門下有求先容之意謁先主廟詩前段敘先主孔

明事錦江句言通和孫氏、劔閣句言前後出師、舊俗下
敘廟、絕域出己生平之志也、關張耿鄧以古人自許也、
應天句自許名世、得土句自許一个臣、遲暮句謂年已
老、不能踐生平志願、猶可爲謀臣、飄零則絕望矣、淚灑
衣巾、以時君非先主、而使已不比事業于諸葛關張耿
鄧也、子美憂王室之詩甚多、而自負之重、此詩獨見之、
出瞿塘四十韻、首二句破題也、凡長篇須得破題、以爲
綱領、無此則讀者茫茫矣、入舟二句略出其情、以足上
文之意、窄轉下敘、峽中景不有下敘、出峽後景意遺下

自敘邱壑下追述壯年事哭窮途言天寶間爲李林甫
所扼廷諍謂言房瑄事也乞江湖則華州及依巖盡在
其中故卽繼以灑灑滌滌滄浪也浮名尋已已是收上文懶
計却區區是啟下文天皇寺在荊州帝子渚湘中地蒼
梧則更南矣子美卒于衡州不知更南欲於人焉依朝
士下言朝廷事謂無明君賢臣黎元受病而宰相恃權
相傾勢必相及于己也出江陵寄鄭審起手四語說盡
窮途情景便堪痛哭社稷二聯言世亂使己困悴無地
可托也雨洗聯寫出江陵途中景物自好鳴蜩別燕自

比也。棲托二句賦窮途也。相煦沫者寂寥報恩珠而浩
蕩則江陵人情相待可知。或鄭審獨有情而寄之以詩
也。漲海四語言前路也。濫竊句言審有寧戚之待也。時
憂句必江陵幕中人有讒譖之者。結聯出審以見寄詩
之意。鄭審有巡檢兩京路種果樹詩亦佳。必與公相契。
讀子美排律卽覺餘人皆在繩尺之內。

錢起亦天寶人而湘靈鼓瑟詩雖甚佳而氣象蕭瑟過
王舍人宅詩濃淡得宜。劉長卿登一越亭詩前段尚寬
和至得罪三聯忽出哀苦之詞。遂覺通篇盡是哀苦。唐

人詩法如是若通篇哀苦失操縱法李嘉祐江亭詩失却此意楊巨源贈老將詩前十聯極筆鋪張後四聯收歸老字意只在功成封寵將一語則前之鋪張非虛語封寵將所以老將困窮也裴晉公度之灰心緣忍事蒼蠅漫發聲謂元稹輩也蔣防杜賓客詩命意布局措詞皆可法陳彥博恩賜魏文貞諸孫舊第詩亦然義山有感排律二首爲甘露之變而作可見其曾學子美也碧瓦鏡檻擬意獨居偶懷三首用意難測未審是艷情否酬令狐郎中見寄詩有曰天怒識雷霆又曰危于訟

閣鈴已知緬意之不釋然矣其後復爲彼所感桓司馬
所謂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者也

五言律詩若畧其形迹而以神理聲調論之則對偶而
五聯六聯者如楊炯之送劉校書從軍不對偶而八句
者如沈約之別范安成柳惲之江南曲皆律詩也

陳子昂之故人洞庭去與岑參之送衛憑文理何異而
可以一爲古一爲律乎

五七言律皆須不離古詩氣脈乃不憂弱而五言尤甚
也五律守起承轉合之法如于武陵之人間惟此路長

何棟珠箋
三身

或卷是燈而
卷生處之誤

得緣苔衣及戶無行跡遊方應未歸平生無限事到此
盡知非獨倚松門久陰雲昏翠微離古詩氣脈者也不
離古詩氣脈者子美爲多

太白五律平易天真大手筆也

檢書燒燭短看劔引杯長村夫子語昔人謂此詩非子
美作余以此聯定之

子美之官定後獻贈詩畧不見有介意處胸次如何

春望詩云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言無人物也感時
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樂事而濺淚驚心景隨情化

卷名補
或別有
誤

也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極平常語以境苦情真遂
同于六經中語之不可動搖喜達行在所云生還今日
事言昨日在途生死猶不可必也間道暫時人言此後
尚未可保也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痛定思痛尤不
堪也晚行口號之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不過是世
亂懷鄉耳宋劉須溪便于梁江總三字作解通篇絕無
此意收京師之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謂仗回鶻以
成功而諸將濫賞也贈王中允之一病緣明主三年獨
此心深表維之異于均均希烈也移華州椽之此道昔

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追敘昔之
艱危也近侍歸京邑幸之也移官豈至尊子美實以雪
房瑄中肅宗怒爲尊者諱也無才日衰老自嘆而不怨
望朝廷也駐馬望于門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也憶太
白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一个臣之胸襟矣秦州
雜詩之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身在隴西不忘長安
也又曰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是爲攻相州九節度
使平行無主帥也野望之獨鶴歸何晚昏鷄已滿林刺
朝廷君子少而小人多也歸燕之故巢倘未毀會傍主

人飛不忘君也。螢火蒹葭二詩自道也。苦竹詩結處之

幽人必其良友矣。擣衣詩以其時兵戍正多。托閨情以

言之。月夜憶舍弟之悲苦。後四句一步深一步。除架詩

之人生亦有初。乃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嘆。病馬詩仁

人之言。後遊詩之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江亭詩之

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非其人必無此詩思。漫成詩

之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誰人將此情景作詩材耶。

落日詩之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此景亦人所時遇。

者。經老杜筆卽絕妙。贈別鄭鍊云。戎馬交馳際。柴門老

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余願明之爲瞻盛唐詩。而作大漠清秋迷隴樹。黃河日落見層城。以贈別者。一看此詩也。

五律須從五古血脈中來。子美是也。集中有六百餘首。余嘗手抄而時讀之。

詩史謂首句第二字仄聲者爲正格。平聲者爲偏格。而引鳳歷軒轅紀四更山吐月以例之。當時論五律五排不及七律。五言偏格讀之不亮。七律不然故也。凡雄勁臺閣詩。必當用正格。幽閒沈寂詩。却是偏格。有別致。

唐太宗五律殊無英雄帝王氣象中宗幸秦始皇陵詩知大道理不似其爲人題中幸字失體前後同是天子何言幸耶

王績野望詩陳拾遺之前旌也

貞觀至景龍八十年中之五律去其襲陳隋氣而可觀者僅有百篇明皇五律盛唐高手元美謂藻艷不及文皇是陳隋之見

讀王右丞詩使人客氣塵心都盡送梓州李使君詩云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意

是山林隱逸詩欲避近熟故于梓州山境說起下文漢
女輸糧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方說
李使君盛唐人避近熟明之爲盛唐者專取近熟以圖
熱鬧

孟浩然詩宛然高士然是一家之作

岑參云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闌自憐無舊業不敢恥
微官與韓偓一名所係無窮事爭肯當年便息機劉伯
溫僧寺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清時終未忍辭官皆正
入由中之言

李光進掌禁兵以兄光弼被譖而出爲渭北節度使岑
參送之詩云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可謂非詩史乎
李頎五律高澹大勝七律可與祖詠相伯仲

修齡以陰信
三竹遊夏有七
解更之木邊

常建聽琴詩云一指指應法一聲聲爽神宋人死句矣
一絃清一心更不成語破山寺詩以視紅樓疑現白毫
光地接宸居福盛唐相去多少

張睢陽聞笛詩及守睢陽排律當置六經中敬禮之勿
作詩讀

詠蜀道畫圖故有劔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句余願明

亦有神會
他者神會

卷一

之爲老杜者于喬太師宅飲別而曰燕地雪霜連海嶠
一見此句也客夜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
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
紙應悉未歸情睡不着故難得到曉月影江聲睡不着
時之景也無衣食仗友生睡不着時之情也結語輾轉
無盡也無有一字虛殼贈別韋贊善云扶病送君發自
憐猶不歸病中送別是兩層不堪而又不得歸其情何
如祇應盡客淚收上二句三層之苦况也復作掩荆扉
掩扉却掃之意韋去則竟無往來者矣江漢故人少音

書從此稀，愁別後之順逆，生死無從得信也。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久交心膂，所望以共患難，相扶持，老而失之心，將何如耶？倚杖詩通篇敘景甚足，樂只結用淒涼二字，景物盡變，其曰憶去年，必彼時有失意事，還憶之而淒涼也。弟占歸草堂詩，鍾伯敬云：家務瑣屑，有一片骨肉友愛在其內，此言最得。而鍾之受病亦在此，但見子美細處，不見其大也。別房太尉墓云：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亦有三層苦境，苦情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上句意中事也，下句不知從何而來，在今思之實

以其不處體
如痛莫耳
作處見解
不為陸李也

有然者當是意因境生耳去蜀結云安危大臣在何必
淚長流眼中意中無數過不得說不能盡冬深云易下
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卽羅隱
之風從昨夜吹銀漢淚擬何門落玉盤意也宿昔云宿
昔青門事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
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花龍比
貴妃元宗也第三聯天地間何以有此絕妙好詞耶西
閣結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讀爾字覺有恨聲出
于紙上魔詩爲黎元也衣冠盜賊四字同用筆罰嚴矣

其曰蒙將曰無才曰不敢恨悲憤中之飾詞也喜弟觀
卽到云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上句言見書卽同于
見人下句言久別意其死喜極之詞人字奇極獠獍鬚
髯古蛟龍窟宅尊寫瞿塘出人意外意表江漢詩云古來存
老馬不必取長途怨而不怒子美何至一棄永不復收
耶汎愛客霜鬢言王使君非知己也

盧世漣云五言律至盛唐諸家而極矣然未有富似子
美者也又富矣又有用也何言乎用動天地格鬼神訐
謨定命遠猷辰告蒿目時艱勤恤民隱主文而譎諫言

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是誠有用文章子美所獨
饒也若夫好色則爲國風怨誹則爲小雅直于四十字
內自制離騷矣天荒地老兀得少陵洋洋乎盈耳哉

錢起和成少府應酬詩也第三聯與上下文何涉送征
雁詩與子美吹笛關山篇同體

劉長卿五律勝于錢起穆陵關吳公臺漂母墓皆言外
有遠神餘于旅舍前六句敘盡寂寥之景結以情收之
亦吹笛關山之體

韋蘇州送別覃孝廉詩風雅之音也惟杜集多有此意

郎士元長安逢故人云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是子美詩也

韓翃送李中丞應酬作也第三聯亦與前後不浹洽結亦是套語送夏侯校書送李送元送孫皆然

皇甫冉溫泉卽事有味

李端過宋州詩言情敘景爲第一 于良史閒居詩得

情得景 朱灣露中菊自道也 戴叔倫如何百年內

不見一人閒宋詩也 崔峒之僧家竟何事掃地與焚

香小兒不作此語 戎昱聞顏尚書陷賊是一朝有關

係事詩緒云同榮不同辱可謂有恆矣詠史詩大露何以貽誤清泰耶于鵠題鄰居體異陶而情則同韓

退之次安陸寄周員外詩情景澹冷和裴公詩有味

呂溫籠中鷹之九天飛勢在六月日晴寒竒句也通篇有寄託張籍之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獨遊無定計不欲道來期寒夜共來望思鄉獨下遲深入人情

朱慶餘宿姚少府宅詩起結大妙惜中二聯不澹冷湖中之風波不起處星月盡隨身平常而妙賈島代舊將詩子美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非敘景乃引情

也。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寫得幽居出，旅遊之此心非一事。書札若爲傳，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子美也。

張祜觀李司空獵詩精神不下右丞，而丰采迥不同。義山蟬詩絕不描寫，用古誠爲傑作。幽人不倦賞，篇情景淡洽。落花起句奇絕，通篇無實語，與蟬同結亦何月詩次聯虛靈，李花亦然。後閣第三聯苦心奇險句也。晚晴次聯澹妙。許渾詩甚多，七律惟愛南康阻淺篇。五律惟寓懷虛靈。馬戴楚江懷古淮上春思落日盡。王處士不似晚唐人詩。李昌符歸故居詩情景淡洽。

劉威之秋夜旅懷調不高而有至情 張喬送許棠

詩情景澹洽 司空圖佳句大有高致又甚細密 崔

塗除夜有感說盡苦情苦境矣 李建勳田家詩可見

徐知誥之有功于民也 戴司顏之江上雨情景皆真

故能澹洽 周樸之禹功不到處河聲流向西誠苦心

奇句奈前後無味何 齊己劍客詩傑作也夜來何處

火燒出古人塚非晚唐人無此詩思

七律造句比五言爲難以其近千流俗也

七律之法起結散句中二聯排偶其體方方則滯敘景

言情遠不如古詩之曲折如意以初唐古律相較可見
矣七律止宜于臺閣餘處不稱景龍既有此體以其便
于人事之用日盛月滋不問何處皆用七律謂之近體
實詩道之一厄也學初盛則端莊而不能快意學中晚
則流利而傷于淺薄自宋以來多傷淺薄宏正間人矯
語初盛而淺心粗氣不能詳求初盛命意遣詞之妙遂
流爲強梗膚殼又唐體之一厄也

律詩有二體如沈佺期古意云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
雙棲玳瑁梁以雙棲起興也九月寒砧催木葉言當寄

衣之時也十年征戍憶遼陽出題意也白狼河北音書
斷足上文征戍之意丹鳳城南秋夜長足上文憶遼陽
之意誰爲含情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完上文寄衣
之意題雖曰樂府古意而實搗衣曲之類八句如鈞鑠
連環不用起承轉合一定之法者也子美曲江詩亦然
其云一片花飛減却春言花初落也風飄萬點正愁人
言花大落也且看欲盡花經眼言花落盡也一片萬點
減却春正愁人欲盡經眼情景漸次而深興起第四句
以酒遣懷之意小堂巢翡翠言失位猶有可意事高塚

臥麒麟言富貴終有盡頭時落花起興至此意已完細
推物理須行樂因落花而知萬物有必盡之理細推者
自一片萬點落盡飲酒塚墓皆在其中以引末句失官
不足介懷之意此體子美最多遵起承轉合之法者亦
有二體一者合于舉業之式前聯爲起如起比虛做以
引起下文次聯爲承如中比實做第三聯爲轉如後比
又虛做末聯爲合如東題杜詩之曲江對酒是也一者
首聯爲起中二聯爲承第七句爲轉第八句爲合如杜
詩之江村是也八比前後虛實一定七律不然

馮定遠云。嚴滄浪言有古律詩。今不能辨。余見七律有
未離古詩氣脈者。如姜皎龍池樂章云。龍池初出此龍
山。常經此地謁龍顏。日日芙蓉生夏水。年年楊柳變春
灣。堯壇寶匣餘烟霧。舜海漁舟尚往還。願似飄颻五雲
影。任從來去九天間。又崔日用曰。龍興白水漢興符。聖
主乘時運斗樞。岸上蒙茸五花樹。波中的皪千金珠。操
環昔聞迎夏啟。發匣先來瑞有虞。風色雲光隨隱現。赤
雲神化象江湖。沈雲卿之龍池躍龍龍已飛。其第四章
也。獨孤及早發龍池館云。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榔

十里聞正當秋風度楚水。况值遠道憶離羣。津頭却望後湖岸。別處已隔東山雲。停艫目送北歸翼。惜無瑤苴持寄君子美。多有此體。疑卽古律詩。恨定遠已成古人。不得相斟酌。巖滄浪論古律詩。固云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則余所舉不誤也。

少陵七律有一氣直下如劍外忽傳收薊北者。又有前六句皆是興。末二句方是賦。如吹笛詩。通篇正意只在故園愁三字耳。說者謂首句風月二字立眼目。次聯應之名爲二字格。盲矣。風月是笛上之賓。于懷鄉主意隔

兩層也。蓬萊宮闕篇，全篇是賦，前六句追叙昔日之繁華，末二句悲嘆今日之寥落。王建先朝行坐篇，與此二首同格。說者謂此詩首句言主本，次句言天子，次聯應首句，三聯應次句，謂之二字貫串格，盲矣。肅代時，何曾有土木耶？童稚情親篇，只前二聯詩意已足，後二聯無意，以興完之。義山蜀中離席詩，正倣此篇之體。

唐人七律，賓主起結，虛實轉折，濃淡避就，照應皆有定法，意爲主將，法爲號令，字句爲部曲，兵卒由有主將，故號令得行，而部曲兵卒莫不如臂指之用，旌旗金鼓，秩

然井然宏嘉詩惟有旌旗炫目金鼓聒耳而已

正意出過卽須轉正意在次聯者居多故唐詩多在第五句轉金聖嘆以爲定法則固矣昌黎藍關詩第三聯方出正意第七句方轉

羅鄴詩云荻花蘆葉滿汀洲一簇新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三句敘景已盡第四句轉云玉簪恩重獨生愁以愁字意總貫下文之女蘿力弱難逢地桐樹心孤易感秋莫怪當歡却惆悵全家欲上五湖舟也鄴此詩以愁字貫通篇與崔珣駕卷筒格崔詩情字在次句故

易識羅詩愁字在中間實則上文三句皆愁也崔詩板
羅詩生動

中唐七律清刻秀挺學者當于此入門上不落于晚唐
之雕琢中不落于宋人之率直下不落于明人之假冒
盛中唐如士大夫之家猶可幾及盛唐如玉侯之家不
易攀躋而又被假冒壞爲惡道識力未到者負高志而
輕易學之不似盛唐先似假冒惡道此余身受之害非
遙度也

學時文甚難學成根是俗體七律亦然問曰八比乃經

義何得目爲俗體答曰自六經以至詩餘皆是自說己
意未有代他人說話者也元人就故事以作雜劇始代
他人說話又比雖闡發聖經而非注非疏代他人說話
八比若是雅體則西廂琵琶不得瀆之爲俗同是代他
人說話故也若謂八比代聖賢之言與西廂琵琶異則
契丹扮夾谷之會與關壯繆之大江東去代聖賢之言
者也命爲雅體何詞拒之

嚴滄浪云八病敝法不必拍馮定遠云八病出于沈隱
侯古人已有非之者然齊梁體正在聲病律詩則益嚴

矣。滄浪既云有近體有律詩，而又云不必拘，不知律詩之律字作何解。

嚴滄浪云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馮定遠云律詩之有粘，不知所始。河嶽英靈集敘云：雖不粘綴是也。又韓致堯有聯綴體，夢溪筆談有偏格正格之論，是其說也。嚴言折腰而不詳其故，蓋絕句第二字之平仄，仄平仄及仄平仄平不用粘者，都也。

嚴滄浪云：西崑卽義山體，而兼溫飛卿及楊劉諸公以名之。馮定遠云：西崑倡賦，是楊劉錢三人之作，和者數

人取法溫李一時慕效號爲西崐體不在此集者尚多
永叔始變之江西以後絕矣元人爲綺麗語亦附西崐
體而義山詩實無此名余注義山無題詩名曰西崐發
微正嫌滄浪之粗漏也

四年春提兵論此書自去松在
惟初其初多長沙以舊唐陽
別謀以雲山之其力吳京如矣
吳首唐陽被出也其言長沙也